

第十一诫

黄梵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

第十一诫

黄梵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十一诫 / 黄梵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09.8

ISBN 978-7-80762-876-7

I. 第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24795号

书 名: 第十一诫
著 者: 黄 梵
插图绘制: 王 犁
策划编辑: 胥 弋
责任编辑: 顾学云
装帧设计: 郑迪蔚
封面摄影: 刘志坚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: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
印 张: 7.125
版 次: 2009年8月第1版
印 次: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发 行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
电 话: 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 号: ISBN 978-7-80762-876-7
定 价: 25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再版前言

我在写这部小说时，内心混合着一种身临地狱的激情。我经常把自己给遗忘了，在确立人物的过程中，我便成为书中的人物。由于人们读小说时，坚持小说里那些不堪的场景，就是作者生活的秩序。所以小说发表和出版以后，我面对的景象是可怕的。一些人为了消遣，甚至像一股昏暗的风在同事和友人中间打旋，以便把书中那些地狱式的人物，与所谓的生活原型对应起来。人们只知道罪孽是不可饶恕的，但并不知道罪孽来自何处。我认为这是人们最难理解的一点。说每个人的内心里都藏着罪孽的高山，等于向人们散布躺在火里是安全的。难怪国内某些知识分子读后大为恼火，气愤我忘了“知识分子是有

良知的”这个先验假设。更有人甚至准备做一件“高尚的事”，对我“褻渎”了同事友人或知识分子，他准备以官司相报。我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中国式逻辑：一方面说我写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真实，没有摆脱虚想，另一方面又伸长脖子在小说之外找出一个个原型。

好在小说发表和出版以来，是日益增多的知音帮我消除了各种潜在的困难。据说我差点踏上的一颗官司地雷，就被一位身居领导职位的知音暗中化解了。有了他们，我就不用证明在探究人性方面，我还算得上是一个实在的人。至于整个作品体现出的某种迷惑感，我相信虽然对别的心灵并非有用，但它确实能让我们抗拒或摆脱一些先验的假设。最后，我得感谢胥弋先生的再版建议，虽然我无法确知一本书的再版和流传之间究竟有何联系，但我仍愿意顺应他内心这种可爱的冲动。

黄 梵

2009年5月写于南京六合里

小说人物表

主要人物

齐教授	某高校教研室主任、教授，某研究项目负责人
姜 夏	齐教授的学生兼同事，刚留校做大学助教
师 母	齐教授的夫人

次要人物

马 厉	姜夏的大学同班同学，姜夏的教研室同事
汤 苓	某高校外事科工作人员，姜夏的准女友
女摄影师	某高校实验室工作人员，齐教授的情人
慎教授	香港大学的物理学教授，师母的情人
小 杨	别人给姜夏介绍的对象，她自认为是姜夏的未婚妻
新主任	原教研室副主任，齐教授死后接任教研室主任
王 标	姜夏的同龄好友，同所高校的助教
女弟子	齐教授的学生兼情人
小 璐	大学期间追求姜夏的同届校友，毕业后在深圳工作

1

姜夏紧跟在教授屁股后面。他的眼睛可能黯淡无光，无暇顾及这片销路不好的楼房。教授就差把他锁在旅店里，逼他烧饭、洗衣服，当一回女人了。姜夏知道，作为捏在教授手里的念珠，他不过是较光滑、不扎手的一颗。接连几天，他欠了睡眠，精神恍惚，说话做事不经意有了帝王般的从容，不躁不急。为了纠正教授的口误，他常常要停下来，回想教授刚才说过的话。教授姓齐，也许这个姓氏到他的上辈为止一直很落魄，他必须小心翼翼操着外省口音来谈论，态度不能像他老家那些气派十足的农民。据说齐姓和姜姓如出一辙，事隔很多年，我才找到过硬的书面记载。这两个姓氏都曾经在历史上大出过风头，过了上千年，终于有了类似经度与纬度的区别。

在落满沙尘的街道上，姜夏和教授大概体现着这两个姓氏的最大差别。教授连珠炮的说话语速，让他嫌弃姜夏的笨嘴拙舌。教授大概娶了美艳的妻子后，才真正有了使命感。他是文明循环论者，相信他隐秘的身份可以追溯到上次文明，那时他已经来过地球，是上次文明中的强者，这些强者后来都投胎转世到这次文明。姜夏觉得教授故弄玄虚，相信这些拾人牙慧的玩意儿，不过是教授用来掩饰投机心理的一块遮羞布。不过，他卑微的助教职位，不容许他向教授挑衅，明明是误入歧途，他的脸上还要挂起赞赏的表情。

他打第三个呵欠时，引起了教授的注意。他转身叮嘱姜夏要挺住，挺到他办完下午的这件大事。姜夏只敢把鼻子对着教授的脊背快快不乐，他清楚教授给他的奖励，不过是答应让他睡上一觉。他的涂着一道红药水的手臂还发着炎，那是上午他在靶场绊倒时被碎石子擦伤的。现在，为了教授所说的见面的仪表，他不得不把挽起的袖筒放下来。他忍着袖筒摩擦患处的些许疼痛，指盼熬到教授这把年纪，成为一位空前绝后的大学者。

路上的行人都也斜着眼，朝他俩打量。这座小城到处是冻得滑溜溜的斜坡，很少来南方人，他们的南方装束引起了路人的好奇。他暗暗念叨上午在靶场临时编就的保佑词。真的，

不是开玩笑，他相信自己能逃过上午一劫，保佑词肯定功不可没。看见他俩在路上受人瞩目，他心里的怨气渐渐消散了。他像教授牵在身后的一只山羊，磕磕绊绊紧跟着，不知道究竟会被带到哪里。教授好像故意跟他玩游戏，在他认为是终点的地方，教授转身一拐，又向另一条街巷走去。姜夏知道教授嗒嗒嗒的小碎步的全部含义。急促、没有间歇的脚步声，意味教授的精神状况已经滑到平均值以下，接下来他免不了会无缘无故地发火。教授对姜夏的慢手慢脚，开始表现出不满。刚穿过两个街区，教授就故意夸起研究小组里的马厉。那人的眼线极长，终日眯着眼，却擅长从剃须刀片薄的眼缝，察言观色。只要教授夸马厉，姜夏就有受伤的感觉，弄不清自己又在哪儿犯错，惹恼了教授。

“快，快！可能来不及了。”

教授回头瞥见他的脸上，流露出少见的惶恐神色。姜夏马上意识到，他们要去拜见的，一定是上边来的大人物。这几天，教授与姜夏一样，都弄上了大便不通的毛病，嗓子发涩，太阳穴胀得发疼。但教授被大人物的电话一召唤，就兴冲冲地忘了这个折磨人的烦恼。姜夏走在街上，打量着街边的玻璃橱窗，心里执拗地想要找到一种管用的药片。他有点鄙视教授在大人物面前的谦卑相。他时常为研究小组获得的各种奖状、锦

旗感到好笑，也许小组成员应该把得到的一半酬金，转寄给那些原始文献的外国作者。他想不通教授为什么不搭车，难道通过呼吸满是尘土的空气，通过教授一路领先的双人竞走，板结的屎块就肯服服帖帖地滑下吸水的肠道？仅仅几秒钟，教授就不见了。姜夏紧追几步，发现他闪进了一幢不起眼的旧楼房。顺着走廊，他们找到了楼梯口。没想到在看似无人的地方，冒出一个门卫间，里面蹿出一位驼背老汉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

“喂，站住，你们找谁？”

姜夏嘴里刚想嘟噜什么，马上尴尬地发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。教授埋怨地扫了他一眼，只好自己上前应付。

“老师傅，部里来了一位主任，要召见我们。”

“你们有介绍信吗？”

“没有。是那位主任临时通知我们的。”

“没有介绍信可不能进去！”

“我们知道他就住在三楼。”

“住在三楼的人多呢，你随便说说就放你进去，那还不乱套了？”

“老师傅，真的是要紧事，涉及国家机密。”

“那我更不能放你进去了，我看你在胡说八道。”

教授恼火了，他激动地摸出餐巾纸，擦着淌汗的额头，大声叫道：

“我没空跟你胡说八道！我是教授，告诉你吧，今天如果误了大事，你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”

门卫瞪大了眼睛，“别空说，拿来证据呀。”说实话，教授不擅长同普通人打交道。他摸遍了口袋找名片，偏偏上午他把名片散光了。他打开手提包，发现工作证也在旅店里。结果唯一证明他们身份的，是姜夏随身携带的助教工作证。

“这……这证明了小伙子，还是没有证明你呀。”

“我是他的老师。”

“吹牛，我看不像，你倒像他的乡下亲戚。”

“我没空跟你贫嘴，你快让我上去！”

“不行，得按规定来。小伙子可以上去，你得留在这里。”

“绝对不行，”教授一把将姜夏拉到身后，“那人是召见我的。”

门卫想了想，“当然喽，”他脸上含着意味深长的笑，看着教授的包说，“我可以做点让步，但你得押个东西在我手里。”教授发现门卫在觊觎他的包，更紧地把它攥在手里。

“包可不能给你，里面有机密，再说你也担待不起。”

“那你自己说押什么吧？”门卫打了一个呵欠，显出对这场较量有些厌倦的神情。

“把小伙子押在你这儿，怎么样？”

这个建议倒挺提神，出乎门卫的预料，他看货色似的看着姜夏，开始感到不自在了，“这么说，他……他真是你的老师？”姜夏点点头，他的面色因为缺少睡眠显得苍白，他竭力想收回已经飘远的思绪。门卫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，他让开身子，让教授上了楼。

平时门卫的工作极枯燥，遇到陌生人不分青红皂白往里闯，他才能找到一点乐子，分享到拥有一点权力的满足感。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他是自卑的，从招待所其他人的目光里，他感受不到人情味。别人对他的歧视，是用炫耀优裕生活的方式表露在脸上。他从整个城市生活中学到的，只是买卖关系。他开始醉心于这点权力可能带来的奇迹。睡不着时，他吃下两片安眠药，是为了第二天能精力充沛地拦住一位傲慢的主任或教授，使他能赏花灯一样，赏到市民千奇百怪的谦恭和乡下人的诚惶诚恐。他发现这桩买卖公平，他买进受到的各种歧视，卖出他可以施于别人的各种刁难。

2

越野吉普车迎着风，在空旷的沙地上颠簸行驶，车篷里的五个人，不时被颠得东倒西歪。稀稀拉拉的几棵树，愈加衬托出靶场的荒凉。向前行驶了十来公里，车前出现了暖色的庄稼地，简易农舍，已经干枯的水渠。向导起初不吭声，吧嗒吧嗒抽着长杆旱烟，其他人不敢冒失地向他打听什么。后来，向导见到一栋墙面似乎能透光的红砖农舍，忍不住打开了话匣。

他端着旱烟，几乎蹲在座位上，吧嗒吧嗒抽烟的样子，像使唤一只铜喇叭号子。他埋怨这家户主那天过分大意。他啧啧赞叹这家媳妇实在漂亮，当地人甚至嫉妒地怀疑，她是户主花钱买来的。这位头发有点微黄的美妇，可能为了摆脱家里的赤贫，任人从西部拐卖到他的手里。户主和其他寻找土地的农民一样，来自人多地少的河南。消息不胫而走，靶场大量闲置的土地，引来了更多的河南人，他们在靶场里面搭农舍，用芦苇秆圈地。靶场当局搞过几次轰轰烈烈的驱赶行动，收效甚微。没几天，那些被赶跑的农民，又乘着夜色悄悄回来了。后来，靶

场当局想通了，与其让农民在靶场内外东飘西荡，不如让他们定居下来，便于管理。每到打炮的日子，靶场像举行节日庆典一样，派出色彩鲜艳的宣传车，向沿线农户发布打炮的消息，敦促他们赶快离开靶场一会儿。许多农民是第一次领教炮弹落地的呼啸声，吓得纷纷往水沟里跳，像紧张的刺猬发出嗷嗷的哆嗦声。不过，他们很快习惯了这种声音，不把头顶上乱窜的炮弹当回事了。他们渐渐了解到，除非发生半途掉弹的事故，脑袋被砸的可能性，大概连万分之一都不到。

向导说的那家户主，也许穷怕了，铆足劲儿要种上最多的麦子。每次见到向导，他都会主动穿过庄稼地，殷勤地递上一支香烟。向导不喜欢户主的滑头，明明是普通牌子的香烟，偏要装在硬壳云烟盒里。为了见到那位出了名的女人，向导愿意一次次地装糊涂。那位女人通常在井台上忙碌，透过稀稀拉拉的庄稼秆末梢，他能看清她样儿秀丽，长发垂到腰际，还有一个迷人的臀部，颈项和露出来的两只手臂格外白嫩，一点不像在农村长大的。

有一天，向导目睹了惨祸的细节。一发沙弹意外地半途掉弹，头朝下坠到这间农舍的房顶。沙弹砸断了五六根瓦梁，最后穿床而过，把午睡中的那位美妇斩成两段，肚里五个月的胎儿，被压进了地里，与土混成黏糊糊的褐色泥酱。这类惨祸每

隔几年会发生一次。在这个死气沉沉的靶场，向导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大半辈子，他为此感到格外庆幸，如果运气好，他当然指望继续在劲风、庄稼和荒草的陪伴下，安度余生。受不了时，他就烧香。他说像他这样的向导，每十年就会砸死一个。三十年过去了，他安然无恙，说明拜佛烧香确实起了作用。许多年以来，这个行当一直流传一句自嘲的话：炮弹落到头上，不过碗口大个疤。

3

姜夏没想到事情会糟到这种地步，人站在炮弹出没的地方，还会有什么好的念头呢？可能这辆吉普车就是行刑的警车，他这么去死，与处决又有什么两样？他仿佛看见自己中弹倒地，盼望出人头地的身体，最终被人慢慢地推入火葬场的炉门。他真想哭，眼里暗暗噙着泪，明白上了教授的当。他知道那些技术蹩脚的同事们，这会儿一定高兴得要死，不管他们在炮位干什么，都不会战战兢兢地面临生死危境。在炮位的掩体后面，同事们也许向外吐着唾沫，兴奋地谈着女人，甚至做爱

的细节，同时心里巴望他，这个教授的跟屁虫，被一颗炮弹打中。对淫荡的、堕落的快乐，他从没体验过，现在他有些为此心烦意乱。当死亡在前方若隐若现，他还能保持从前的羞愧感吗？他为自己身体的晚熟，感到沮丧、遗憾。在颠簸的车上，他已经不能理解，过去他为什么从不碰女人。当死亡的利剑架到他的脖子上，除了恐惧和遗憾，他还感到了心烧火燎。他觉得向导的那些死亡笑话，沉闷又无趣。他的头抵着帆布车篷，想起了他熟悉的每个女人，不管年纪大的，或年纪轻的，他的身体都会莫名其妙地激动。他注视着窗外荒凉的土丘，仿佛听到了死神沙哑的呼吸声。

突然，吉普车猛地一刹，姜夏被掀了个底朝天，来自厂方的两位小伙子，放肆地望着他哈哈大笑。司机歉意地扭回头对他说，前面有个弹坑。向导自个儿跳下车了。他边用长杆烟斗拍打着长裤上的灰土，边前前后后察看方位，末了他把头伸进车篷说，差不多到了，都下车吧！

脚一接触到松软的沙土，见到周围的遍地弹坑，年轻人个个不知所措。姜夏瞪大眼睛朝天上打量，平时善于思考的脑瓜儿，这会儿不管用了。

“炮弹落地前，我们能不能看见它的轨迹？”

“小伙子，你要害怕就只管跟着咱，别烦什么轨迹了，那

纸上的玩意儿，咱可没见过。”

跟姜夏说话像用指尖轻叩瓷瓶的声音不同，向导是个大嗓门，虽然粗鄙又无知，还是引起了姜夏的敬意。向导终于找到一个满意的弹坑，跳了下去；然后仰头望着坑边的所有人。

“你们说说看，一发沙弹究竟能打出几个弹坑？”

“几个？”姜夏瞪大眼睛，当他发现向导神情坦然，不像戏弄他们，马上抢先答道，“不明摆着是一个弹坑吗？！”

“是吗？”向导咧开满是牙垢的嘴，得意地笑了。他弯下腰，扒开坑底的浮土，让他们瞧见与坑底相连的一条倾斜的通道。

“正常落弹，的确只有一个弹坑，但如果落角低了，炮弹扎进地里，又会从别的地方蹿上来，两个弹坑可以相距好几十米。所以，你们既要提防空中，还要留心脚下。”

“……照你的说法，这发沙弹应该打出三个弹坑才对呀？”姜夏禁不住地反驳道。

“嗨，这回算你说对了！”向导马上伸出大拇指，高声夸奖起姜夏。他的脸上露出赏识的表情，目光暗含着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味。不论谁想到这个结果，向导都会心有所慰，认为这是人间的最高智慧了。

看完第二个弹坑，身穿咔叽布工作服的向导绷起脸，他不觉觉得大家在荒地上挑三拣四的有什么用。他说每个人相距十